



河洛沉梦

(上册)

● 古野 著

河远沉梦

古野 著

上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序

柯 岗

耄耋之年，视力不好，看书报全靠放大镜帮助，根本没想过给谁的作品作序。

最近，有人给我拿来一部长篇小说《河洛沉梦》。作者古野同志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是一个基层文化干部。他利用近十年业余时间，几易其稿，创作了这部作品。在经济大潮中，作者对文学艺术这样执着的追求，这种精神感动了我，忍不住拿起放大镜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展开了小说。不料，我很快便被作者那种明快、质朴的语言带入了一个奇异、有趣的境界。作品中人物的命运、曲折的故事，扰得我难以入寐。

读此小说，有如乘上了历史的小舟，沿着黄河、洛河，领略到了河洛地区古朴绚丽的风光。黄河奔腾呼啸的浪涛，洛河含有青草腥味的水气，那起伏的邙山岭，那峻拔的嵩山，幽深的峡谷，那生活在河洛地区形形色色的人物，那活动在山间野草中的鸟、兽……真乃一幅吸引人的画卷。

这部小说写得冷峻而深沉。小说中人物较多，中国的、外国的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王三虎，原本是个善良的孤儿、小长工，跟人学徒，干上了古董行，奋斗加机遇，成了洛阳的首富。为保持自己的地位，他养了土匪队伍保驾，并和地方政府、中央官员、军阀、外国奸商以及间谍又勾结，又相互争斗。由一只善良的羊变成了一只残忍的狼。但他仍属小人物，最后被迫出家为僧。小说中，每个人物

的变化历程，都由于腐败的政治扭曲了社会，扭曲了人生，人性，使你回味无穷。

小说的故事跌宕起伏，曲折复杂。故事大到蒋冯阎军阀混战，小至土匪队伍之间的争斗；土匪和军阀之间的争斗；商人之间的争斗；商人和政客们的争斗；人民和坏人的争斗；中国人和外国商人、间谍之间的争斗；家庭内部的争斗；各种各样具有时代特点的争斗，交织组合成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有血有肉地纠结为一个整体。

这部小说中有不少文物鉴赏的知识，商业经营知识，还有医药知识，烹调知识，地理历史知识等，使人在欣赏作品艺术性的同时，亦获得不少知识。

《河洛沉梦》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场景宏大。小说以河洛地区为中心，南京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，甚至美国洛杉矶、日本东京尽在其中。

通过阅读小说，所得到的感受是多方面的，使我想起了“文学就是人学”的名言。古野同志比较好地用笔触去刻画社会，人生，用严肃的态度艺术地再现了过往时代河洛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，再现了腐败政治导致祖国贫穷，落后，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历史，是一部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。

主要人物表

- 王三虎：小长工，洛阳巨富
王志大：王三虎之父，农民
王仁祥：王人寿之父，曾为奸商
王人寿：王三虎堂弟
张大憨：善良农民，土匪头目
李和尚：王三虎师傅，盗墓贼
李师兄：王三虎大师兄
贺云欣：土匪头子
高振怀：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级官员
王纯山：国民党军统特务、日本间谍
李酉申：洛阳警察局局长
贺永戴：国民政府官员
王信宇：国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、日本间谍
刘国凯：洛阳有名的商人
岳 彬：北京琉璃厂大古董商
魏文气：国民党军队师长
雷小柱：国民党军队团副
薄 洁：妓女、李和尚的名义老婆
翟秋菊：王三虎的老婆、善良女人
刘春香：刘国凯的侄女、魏师长的老婆

狗 獐：王三虎师兄、一贯道小头目

常永禄：留日学生、河南省警察厅副厅长

杨骡子：王三虎的表哥、善良的生意人

白金星：古董贩子

刘忠弟：刘国凯的侄子、放荡青年，后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

山下秋野：日本驻中国古董商、间谍

卫 廉：美国驻中国军火商兼古董商

小田一郎：日本士官学校教师、梅花社头目

爱普仑：美国加州大军火商

上 部

引 子

童年，家乡的黄河里，白帆如云。

童年，家乡的洛河里，白帆也如云。

在家乡汇合的两条河里，那会儿，船儿真多。岁月，如流去的河水，逝去了，又逝去了。我渐渐知道了，张扬着白帆的一只只船儿，从古代来了，从现代去了。我渐渐知道了，那一只只船上，还载着许许多多的故事……

关于两条河上的故事，关于两条河之间土地上的故事……

一

洛阳是古城。古城外边古村多，王坡村就是古村。古到何时？有说宋，还有说唐。胡乱说，谁也没准头，反正是古村。

王坡村位于邙山岭上，洛阳的北边。人习惯了，岭就叫坡。王坡村里王姓多，也有一些旁杂姓。

王志大住在村边。座北向南三间草房，院子有土围墙，配了一座草门楼，成了农家四合院。院子里，西南角有个茅厕，也是

土围墙。靠南墙，长了棵黑槐树，长了棵榆树，先人栽下的，都有十把粗。

王志大在马坡扛长工。每日里，早上去了，天快黑回了。憨厚的宽脸，总是咪咪笑，时常哼路戏，日子似乎悠悠然。他高大，好劳力。

每日太阳西斜时，山岭沟壑很辉煌，很圣洁。王志大的妻儿迎他归来，站在门外山疙瘩上，踮脚翘首向东望。

王志大的妻，大他四岁余，年纪已经小四十，头发白了大半。黄巴巴脸上，皱纹一条又一条，似邛山岭的条条沟壑，道道地坎。猛一看，比男人似大十几岁。她已生了三个儿，命不好，只留了一个最小的，于是取名王三虎。

王三虎长得仿他爹，虎实实的大骨坯，特别是两只小眼，肉疙瘩鼻子，高大颧骨，都像爹。这会儿和母亲一个样儿，不喜言语，低着眼眉。

夫妻俩守了一个儿，夫妻俩共同研究过：口里攒，肚里哺，要给儿子置点地，不能让儿子再受穷。

十年前，夫妻俩定了这政策。

十年前开始，每日这时刻，妻领儿站门外山疙瘩上，迎接丈夫归来。一天一天又一天。

那一天，该出事儿。金太阳、金天空、金土地，母子似剪影，突出门口山疙瘩上。山疙瘩高，通村外的马车路，弯弯曲曲，全在眼底下。

妻子面条擀好了，下好了，热乎乎火上放着呢。妻子把红薯煮好了，热乎乎瓦盆里盖着呢。丈夫回来后，一家人热乎乎的喝了汤。豫西人吃晚饭叫喝汤。再然后，女人摇转纺花车，男人腿上坐着小儿子，一家人，古老的故事想着说。

该是男人回来了，路上还是没个影儿。活儿多了，赶活儿了？有旁事儿，加班了？女人心细，心里就想，就带着疑问问儿子。三

虎说：“谁知弄屎啥！”女人听了儿子语，就笑了，说：“看看你的嘴！真赖！”

天色渐渐暗了，男人路上还没影儿。突然，起了一阵大旋风，黄澄澄从地连着天。人都说，旋风跑，鬼来到。

妻子“呸、呸”地吐唾沫，儿子也学娘，“呸、呸”地吐唾沫。前人传后人，都说这是驱鬼的法儿。

王志大真是出事了。

今天活儿干紧了点，比往常回家晚了点。

王志大扛了把老镢头，很兴致，很自足，嘴里仍旧哼路戏。他已上了正道，爬上一个土坡，远远就可以望见村了。望见村心里就热乎乎，望见村就想起老婆和儿子。这路是官道，洛阳连孟津，过了黄河是孟县。

这会儿，秋罢了，麦子绿苗出齐了。王志大每日抡镢头，麦地敲碎土坷垃。种麦时，早一点，犁地留了土坷垃，耗墒，费粪，一个坷垃四两油，打碎了坷垃对麦长好。

前边土坡上，有辆马车，带着蓬，马铃叮铛，车轮缓缓慢慢滚动着，努力朝前爬。赶车人坐车头处，挥动红缨鞭，一晃一闪，发出“啪、啪”的脆响，朝牲口头上袭击着。“驾！”“驾！”赶车人还吆喝着，“鳖儿子，还不使劲儿！还不使劲儿！”

坡陡，车上重负，牲口已经是很努力了，几匹马四腿都想跪，车子却仍旧不活泛，仍旧不肯快速往前走。

庄稼人，出力人，看见牲口，有种特殊情感，看见牲口出犟力，心里不是味儿，天性。

王志大赶紧跑了几步，从后边推马车，肩膀扛着，腿使力蹬着地，马就轻松了，“哒、哒、哒、哒”，蹄子着地有了节奏感，车子走得顺当了，爬到了坡头处。

赶车人回头，漫长胖子脸笑了，笑得似朵花儿：“哎呀，我说咋快了，原来是你呀，收工了，弟兄？”

“是你啊，国凯哥”王志大说，“我说是谁哩，对牲口下手恁个狠！”

“坐上吧！”赶车人说。

“不了，走着滋润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赶车人名叫刘国凯，胖头、胖脸、胖身子，王坡村的大户。家里有田四十亩，洛阳城还有大生意，日子混得挺红火，村里称他能精鬼。

二人说着话，尽是庄稼上的事儿。刘国凯也问王志大，家里日子现咋样儿。王志大说：“将将就就，不肥不瘦”。

刘国凯说：“弟兄，甭太老实了，外边世界大着哩，出去闯闯吧，挣钱门路挨门路！何必土里扒，土里刨？一年仨核桃俩枣，顶不了屁用！”

“嘿儿嘿儿”王志大说，“隔行如隔山，土里刨金命，硬扑楞到天上，也抓不住小鸡娃。”

说着话，就快到了关帝拐。关帝拐不远有座关帝庙，是老庙，破了，墙歪些，顶倾些，香客也就冷落了。可是柏树还不少，庙里庙外，头靠头，梢挨梢，黑乎乎连成了大林子。

二人仍说着话，马儿仍拉着车，“哒哒哒哒”朝前走。

这会儿的路上，行人甚少，秩序不安定。有民谣为证：

日头落，狼下坡，赤肚子孩子跑不脱，带金带银遭大祸，姑娘媳妇祸最多……

这会儿，野畜牲该出窝了，土匪们也该露头了。

时常有凶故事流传，如“说××胖，关帝拐处让劫，杀害了，充牛肉，拿到洛阳城里卖。”

凉刷刷有风扫地，“哗啦哗啦，”落叶惊慌地到处跑，似这儿鬼奏乐，似那儿鬼唱歌。

刘国凯闭了嘴，眼睛溜溜林里瞅，一手摸着屁股上。他托人

买把盒子炮，防身用，就挂里边腰巾上，腰巾里边还有钱。

王志大不怕啥，穷光蛋，谁会抢？仍如往常，大大咧咧。

“站住！”突然林子里有人吆喝，沙哑的嗓子，似狼嚎叫。真是怕啥就来啥，真是遇到了胡子。刘国凯没站住，扬起鞭子又打马，“驾！驾！”

“哒哒哒……”林子里射出了子弹，转眼间，马车篷上烂了几个洞。

王志大听说过胡子，还未亲眼见过胡子。他呆了，盯住林里窜出的人。那些人手里端黑枪，黑布蒙了面，只露两只眼，好似一只鬼。也是这时刻，一个胡子举起枪，瞄向了刘国凯，王志大看见了，如梦忽惊醒，叫了声：“国凯哥，快趴下！”也这时，他举着镢头似疯了，吼叫着，砸向举枪那胡子。“哒哒哒，”胡子开枪了，打了他的腿，救了刘国凯，他还是抡了那镢头，镢头飞起来，那人脑袋砸了洞，“妈呀！”叫一声，那人也趴倒地下了。“叫你劫路！叫你劫路！”王志大忘了自己的腿，还朝那胡子数说着。“通——，”又是别个胡子开了枪，王志大“扑通”栽了地。

刘国凯没用过盒子炮，开始枪一响，拼命想逃跑，现在眼看死了人，还是为了他，不由怕劲儿跑了，身上来了胆气，骂道：“我×你娘，不活了！”他就抽出盒子炮，“砰！”“砰！”“砰！”朝土匪一个劲儿地胡乱打，子弹没有眼，又撞了个胡子。

胡子们也慌了。不想硬茬遇硬茬，慌里慌张就逃跑了。

刘国凯让马停下来，扶起了王志大，刘国凯用足了全身气力抱起了王志大，不停呼唤着“志大弟兄、志大弟兄！”王志大半天了，睁开眼很英雄地笑了笑，问：“跑了？”刘国凯说：“跑了！”“我×他娘，娘的”，王志大很英雄地骂了句。刘国凯把他抱上车，往村里急忙加快跑。村里有个名先生，治疗枪伤有把刷子。

王志大挨两枪，有支枪是打跑的枪，子弹是钢砂，全都打到了大腿根儿上，腿上红血汨汨地流，腿上成了蜂窝状。王志大很

骨气，他忍着钻心疼，也不哼一声。脸上汗水流成了泉。也是这
一会儿，王志大看清了，车上装的是铜器，都似古墓出来的。王
志大脑子闪个念：“这国凯，洛阳城还作这生意？”

王志大不知道，刘国凯心清楚，这时节，常有仗打，兵士如
蝗虫，城里店铺常遭抢。刘国凯把这些古董拉回家，也想留个后
手，因怕露了馅，来个搭黑几天。

车子到村，天已大黑了。刘国凯忙起来，村里请大夫，清洗
伤口，取钢砂，一心一意救志大。

王志大的妻子哭了，儿子三虎也是哭。

刘国凯心里也感激，说话眼里似流泪，说：“王志大弟兄，为
救我的命，腿伤了，我难受。以后花销我包了。”

村人也劝说：“老天爷照顾好心人，也是志大命大，要不，枪
子儿没长眼，想往哪钻就哪钻，那时志大就要好看了！”

村人也骂那胡子，坏良心！黑了心！坑害人！阎王爷不会饶
了他们！……

王志大妻儿听了安慰话，渐渐忍住不哭了。

村医是中医，熬些草药水，洗了王志大的伤，弄出了一把细
钢砂，又用药布包好了腿，让人背着回了家。王志大还是英雄相，
“嘿儿嘿儿”，不在乎，脸上还似很荣耀，反而安慰招呼的人：“甬
担心，甬害怕，睡上两天保准好！”

弄好伤，送王志大回了家。刘国凯吩咐家里人，扛了两袋白
洋面，也送志大家。当着众人面，刘国凯还对医生说，药帐记在
他身上。众人心里一杆秤，也都赞叹起刘国凯：铁公鸡也能拔下
了毛！

刘国凯老婆也忙了，胖颤颤身体来回晃，又烧香，又磕头，嘴
里边“扑哧扑哧”话不停：“多谢老天保了他的命！”“愿志大早点
好了腿！”“罚胡子全家死个干净！”……

任谁都没深处想，胡子枪子里有铅粒儿。半夜时，王志大实

在忍不住了，“哼嗨哼嗨”叫起来。王三虎又叫了刘国凯，刘国凯又叫了那村医，村医夜半来王家，看了看，摇摇头，说：“走线了，黑线走到肝，走到肺，小命也难保住了！”他就弄了纺花弦，黑线上边使劲儿勒，勒也没勒住，王志大没活过五更天。

妻子哭，儿子三虎也是哭。刘国凯陪着哭，刘国凯舍了财，棺木寿衣一一置办齐，打发恩人入了土。王志大享年三十一，王志大落了个英雄名。

王志大妻子嚎啕，眼睛都已哭肿了，可怜儿子才十二，哭得嗓子也都哑了。

刘国凯说：“弟妹，人死如灯灭，甭哭坏了自己，要为孩子多想想。今天起，您娘俩就到我家吧，能干啥就干啥，家里人一样。”

胖老太婆眼里也落了泪，大慈大悲似菩萨，说：“吃水不忘打井人，弟妹，今后咱是一家人。”

母子俩在刘家干了长工活儿，将将就就混日月。才二年，三虎妈地里摘棉花，咋就得了绞肠痧，倒地下一会儿没了气，只剩了一个王三虎。

王三虎还在刘国凯家里当长工。刘国凯说：“好好干，将来我给你娶媳妇。”

王三虎看他。他脸上没有亮，阴沉沉，王三虎心里禁不住打冷颤。

这时刻，乐坏了胖子王仁祥，王仁祥和王三虎家一个王，近房，王三虎管他叫伯哩，王仁祥个子不算高，肥头大耳似绅士，听了刘国凯一番话，忙指示：“三虎侄，快给你国凯伯磕个头，快！”

王三虎也听话，就下跪，就给刘国凯磕了头。刘国凯脸上仍不热，抬手示意说：“免了，免了，起来吧。”

王仁祥的儿子在一旁，儿子名叫王人寿，也胖，也是一个圆脑袋，也礼节性的戴了孝。王仁祥说：“人寿，也过来给你国凯叔见个礼，记住他对咱王家有大恩。”

王人寿也遵奉旨意照办了。

这一会儿，王三虎心里却气愤，心里反抗，暗自说个：“屎！”字。

王仁祥家有杂货店，地有二十亩，两大儿西安干生意，人寿村里上学堂，日子过得怪热烈。自从王志大死了后，王仁祥见了王三虎。脸上冷得赛屁股，几次王三虎喊他伯，他就低头匆匆地走，生怕沾了他啥光。王三虎曾经给娘说，娘听以后又是叹息，抚摸儿的头对儿说：“不怕没钱，就怕没志，你只要立大志，不信日头只在他的门前过！”从此后，三虎很少理他伯。

这次，也表示责任心，也为了村里争名誉，王仁祥参加了葬礼。送殡回家时，王仁祥贴着刘国凯，胖脸挨着漫长脸，小声问：“国凯弟，这一水，洛阳烟土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有人干，还是赚大钱！”“一个朋友在汉口，手头有这货，敢不敢搁伙干？”

“去电报吧，不干才是憨蛋哩！”……

这些话，后边的王三虎听见了，心里想，听人说，卖大烟犯的杀头罪。他们不是好东西？难说，难说，真难说。王三虎已经懂点事儿，常暗想，王仁祥、刘国凯站那都是人，咋能去干杀头的事儿呢？

二

王三虎长到了十七岁，还没娶下媳妇。刘国凯再不对他提那事儿了，邻里人为他干着急。

这年月，十五、六岁，好多当了爹。穿开裆裤了就订亲，这事儿太平常了。可王三虎没了爹，也没了娘，家里穷，谁能管了他这事儿？

王三虎似乎不着急，山沟沟里犁耙地，干着活儿一人唱乱戏，东一榔头，西一棒锤，《穆桂英》唱到《墙头记》，除了唱戏，王三虎还有一爱好，收拾古董，欣赏古董。

也难怪，他越长越显丑，葫芦头，黑豆小眼睛，肉疙瘩鼻子，猪肝唇，再加一副黑宽脸，看着不顺当，人们跟他说话少，光杆一个人，谁也不想交往他。

没有事儿，总要找事干，许是人的天性。王三虎热上了玩古董。

洛阳北邙找古董，似乎不费多少事儿。崖头上，土疙瘩内、地头路沿，不定啥时就捡到。

古人有话留下来，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。苏杭水光山色好仙景，适宜活人度日月。北邙横卧河洛间，岭高土厚风水好，死人安宅最恰当。

邙岭也叫邙山岭，黄土高原屙下的屎，西连陕西，东达巩县，缠缠绵绵几百里，几百里古时成了葬人场。

王坡村位于北邙腰，风水最好处，公元前七七零年，周平王迁都洛阳后，一代又一代，王也这里埋，民也这里葬，坟都套了好几层。沟谷地里下大雨，水冲水拉，平地起土用土，只要挖个坑，就会碰个古董物。

王三虎喜爱古董物，王三虎身上有怪气。

走路，干活，田野上逛，凡古物，管它什么名儿，只要样儿中，一律拣回家，堆放破屋里，擦干净，放齐整，很秩序。阴雨天不出工，夜里没事儿干，王三虎便端详古物件。捧起来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好似看着大姑娘的脸。好似说，刘国凯不还愿，忘了给他找媳妇，他没法。好似说，他仁祥伯不管他，不说给他找媳妇，他没法。没法儿，他就看古董，古董身上有乐趣。

他看古董真兴致，脸上有时神彩飞扬，脸上有时很持重，脸上有时似沉思。有时嘴还咕哝咕哝，有时树枝当成笔，地下描画

花纹纹，花纹纹古董身上时常有。

那神态，颇象几千岁的老人精，触物生出大情感，似和古代伙计见了面，有滋有味说过去。

王三虎的爱好，王三虎的痴迷，好多村人知道了，说他是个怪羔子，浑身沾了死人气儿。说他脑筋定有病。有人说，这孩子算是没治了，要修理，除非重新回娘肚，长到时候再出来。

诸见解，全是一些玩笑话，说了说了，说了“哈哈”笑。苦中求乐，村人皆如此。

这几天，王三虎又得了好宝贝。

那一天，天很晴，天空蓝得让人醉。看了这天空，再生气也会没了气，蓝色能洗净了人肺腑，似一切污浊会清除。又是深秋，才下了雨，“呼儿呼儿”吹着细风。这一天，王三虎心里很舒畅。几天前，犁了地，地边还未整。这里的土地，山势沟势所致，不规则，犁地常常难到边。犁了地，要拿耢头挖，挖得地边松软，好使庄稼尽情长。王三虎挖地边，赤脊梁，抡耢头，干得身上浸了汗。

正干着，“咣当”发出一声响，耢头碰了硬东西，听声象铁器，啥铁器？看看吧！王三虎蹲下双手刨，刨出了一个泥疙瘩，裹得严严实实，泥里到底啥东西？

王三虎想着，找了一块料礞石，慢慢打磨去泥土，露出了红斑锈，大致露出一个圆形，原是一个老铜镜。

这里人，铜镜说是护心镜，说人闭眼一死去，这物件放在心口上，妖魔鬼怪必现形，妖魔鬼怪能吓跑，不敢再去骚扰死者，使之阴间安生度日月。

再往细处打磨，看出了大小，两拳头宽窄，正面一层锡白，还可瞅见亮。反面凸凸凹凹的，他就鼓起小肚子，憋住挤出了一泡尿，冲洗了背面，地下抓起一把草，“噌噌噌噌”仔细擦。半天了，看清了，背面原是一幅画，很绝妙——

正中一圆钮，圆钮周围才是画。图左坐了一老者，披发美髯，神态自若，手弹琵琶弦。上有半个日头，似切开的红西瓜。还有几棵花树，花开了，如云旋。老者足下卧一猫，猫儿闭目，似醉了乐曲。老者背后一孤树，树上站只鸚鵡，勾着头儿，也似细听老者的曲儿。孤树旁，站了一个丫环女，手持葵扇，为老者驱热，一脸敬重，双目视前，也似醉了那乐曲。老者一侧，还站着一男性老仆。头戴软冠，目光低垂，手端一盘，盘上放一壶，另有一盅，似等主人曲完小饮。下部有一塘，塘边两只仙鹤徜徉，塘中游两只鸳鸯，池偏处有一石，露出水面，石上一小鸟歪脖圆目，也似研究老者乐曲中的奥妙。

王三虎擦清净铜镜，研究得心里甜滋滋的。长了这么大，哪里见过这么好的物件？他把铜镜塞进了怀里，塞进怀里心中才踏实。

挖完了地边，王三虎抬头看天，天色还早，可感累乏，找了朝阳晃旻，呼呼噜噜睡了一觉。又醒时，太阳已经泛了红，西天已经挂了锦云。王三虎坐地上，眼巡视，这道沟，那道坎。

沟里，梯田边，柿树红了叶，火罐柿子大拇脚趾头大小，压得枝儿弯成弓。山坡上，崖头上，黄绿柴叶子也红了，连成片，似红彤彤的火苗燃烧着。一切一切真热眼。

辉煌的阳光下，他又掏出怀里宝物，又端详，心里真滋润，不由鸡鸭嗓子又痒了，又吆喝了一遍梆子戏，戏词儿自己也不明白。

突然，王三虎脑子里蹦出个女孩子，女孩子名叫刘翠莲，刘国凯的独生女。

刘翠莲今年十四了，生个圆润润的粉白脸，杏仁眼，端庄庄的鼻子，樱桃小嘴，苗条条身架，叫人见了看不够。

不知咋，看见她，王三虎浑身上下不自在，燥热身上乱冲撞。

王三虎有看女人的技巧，远看身材近看脸，走到跟前看脚面。既看完整了女人，又让人觉得老实。王三虎天天看翠莲，天天解